

民国通俗小说名著丛书

旧巷斜阳^上

刘云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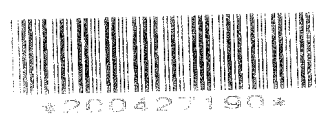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1.44.10
7087

民国通俗小说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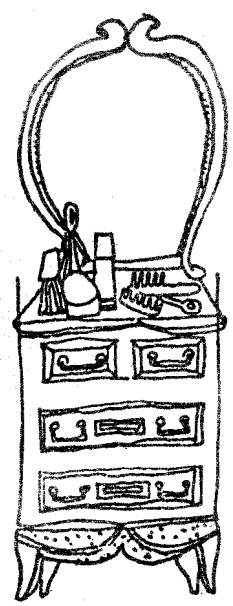
93356

旧巷斜阳



中

刘云若 著



民国通俗小说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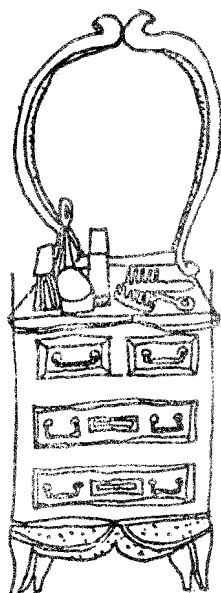
93857 旧巷斜阳



200427216

下

刘云若
著



旧巷斜阳

(上、中、下)

刘云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8 3/4 插页 6 字数 863000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套

ISBN 7-5306-1780-X/I·1583

每套定价:45.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为建国以来首次推出的一部曾于四十年代轰动一时的名家名著，堪称是通俗小说大家刘云若先生的一部代表作。当年在报纸上连载时，作品中的言情故事与人物命运如生魔力，倾倒了万千读者，牵动了颗颗爱心，人们纷纷投书给作者，期盼着女主人公——璞玉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与归宿。

本书于四十年代在天津《天风画报》连载后，又由作者编成十册并亲自作序在文华出版社出版；洋洋近百万言的巨著，在平民百姓中再次产生轰动效应！

五十年之后的读者又是怎样看待这位善良、纯情的女招待的坎坷命运呢？对其与盲夫离散，沦落烟花柳巷，红颜薄命，终难逃茫茫风尘岁月，又是如何评价呢？为此，我们特将《旧巷斜阳》的珍藏全本，在作者家属的授权下，经点校、编辑后，分上、中、下三册独家出版，敬请当今的广大读者鉴赏。

作者原序

《旧巷斜阳》将要出版了，书局方面请我作一篇序，这是应该作的。然而我感觉没什么话可说，因为本书在报端刊载的期间，已有许多读者为之批评讨论，一切微言大义，差不多都已被他们诸公说尽，所以轮到我说时，就只剩下畸零琐碎的东西了。

幽默杂志论语社有一条社章，是“不说自己文章不好”。这是对的。卖瓜的谁肯说瓜苦呢？但是我觉得自说瓜苦，固然违心；自夸瓜甜，也该打嘴，为避免违心与打嘴，只可仅卖而不吆喝。这是我自己的社章。但为自己的书作序，好像也是吆喝之一种，这又遇了困难。吆喝瓜甜，打嘴之外，还怕脸红；吆喝瓜苦，书局血本有关，必不赞成。无可奈何，只好抛开书的本身不谈，而只夸这《旧巷斜阳》是一部……在我一切作品中……比较最有好运的书。

这小说最先刊于本市《银线画报》，只写了半年有余，便遇到当局取缔报纸，我写稿的报社，有四家废刊，也就是四篇小说遭到“永远续稿未到”的命运。但是和我有十年友谊的《天风报》，却得改为画报，社长长沙大风先生力图振作，要我把四篇中断的稿，全行移刊天风。我认为无此先例，无此情理，而且

四篇之中，有两篇我自己也以为无须续撰，只《旧巷斜阳》和《续小扬州志》还有完成价值，但是我在天风原写着一篇《情海归帆》，一报之上，刊载一人的三篇作品，虽或有吸收之效，却未免遗垄断之讥，就请大风任选一篇去，和《情海归帆》配对。我的意思，以为《小扬州志》因有前集行世，较受读者注意，而且“旧巷”在当时初起烟灶，主角璞玉尚未崭露头角，而“小扬州”中的主角，却写得悲惨深刻，布局也颇费过心思，所以主张他用《小扬州志》。哪知大风经考虑商量，过两天再来，竟选择了《旧巷斜阳》。这就好比两个女子同年待嫁，而“旧巷”先有了婆家，这是她的初步幸运。

稍迟之后，《小扬州志》也有了主儿，于是两篇小说中的故事，一同向前发展。最妙的是两篇中的主角，都有着极度悲惨的命运，在我自己，感觉着《小扬州志》的主角，比“旧巷”的主角璞玉，写得更为曲折紧张，更容易得人同情。但任她宛转呻吟而没人理睬，好似落到阴山背后，而“旧巷”主角璞玉，竟会引起了如许的善心人的惦念，除报端讨论文字不计，居然有些先生、太太生了幻觉，把她当作真的活人，直接间接，对我作拯拔她的交涉。最可笑的是，有几位资产阶级的太太，竟使用贿赂手段，倘然在去年年底能叫璞玉脱离苦海，我足可过个很肥的新年，连拙荆也许落一套日月团花袄，山河地理裙，可惜一时掉不转笔头，以致失却发小财的机会。反而因璞玉受了许多委屈，先生、太太、小姐们，把我撵出游宴团体，厉行绝交，宣付惩戒，或是写信斥骂，电话恫吓，以及吃饭合谋灌酒，打牌暗算输钱，又有若干人联名警告，限期救出璞玉，若再逾限，将全体拒看我写小说的报纸。真使我惊讶，璞玉何以人缘如此之佳？势力如此之大？她虽在书中受苦，然而能有这样际

遇，可谓不虚此生。就因为她有这样的人缘势力，所以我至今写到她的切实归宿，一般关心礼教的先生，很多通函主张，使璞玉重归盲夫，宁可落寞以终，也要为世道人心之劝。我很想接受。但顾虑着另一面对她溺爱过深的慈善家们不能允许，故而尚在踌躇难决，几乎愁白了头发；真不知璞玉前世何修，今生何幸，得到这般幸运。

于此，璞玉的幸运，已泽及《旧巷斜阳》，使她博得较多的读者，更希望她再把幸福分给发行的书局。……

末了，还有需要向读者道歉的，鄙人文僮见积，日少暇略，兹编匆促出版，未及切实整理，情节参差，字句讹误之处，当然难免，惟祈读者特别垂谅，异日得暇，当尽力补过盖愆，以报我十余年来的旧知己老饭东也。

又此次本书出版，因去岁遭水，存稿遗失，无法寻觅，几致停顿。幸蒙刘蓬岛、陈季珊二君，热心相助，慨然以旧存合订本见赐，始得完成；又有于在泐老弟代为奔走搜罗，热忱同为可感，谨于此敬致谢意。

目 录

出版说明.....	1
-----------	---

作者原序.....	1
-----------	---

上

第 一 回	衣锦人归风声动闾里 还珠曲唱梦影落繁华	1
第 二 回	小楼花月夜叱燕嗅莺 大道战争场拗莲捣麝	29
第 三 回	碧巷骋双车香尘迷路 红楼窥半面止水生波	80
第 四 回	转怨即为恩难为人面 将离翻乍合莫问骊歌	135
第 五 回	一唱荒鸡覆巢悲燕子 重寻故辙薄命认桃花	180
第 六 回	花终坠溷北里别幽明 絮已沾泥东风还上下	230

DJ94/06

第七回	市井畸人买春挥涕泪 烟花恶蠹争霸战玄黄	271
第八回	魔窟幻沧桑蛾眉历劫 羊车追落絮鸿爪留泥	319
第九回	乔木故家赤凤凋飞燕 好春疑梦梨花聘海棠	359
第十回	隔水撷芙蓉东风有意 登仙伴鸡犬中馈无心	415

中

第十一回	白发见花羞掌珠暗寄 青楼回梦冷玉笛初闻	465
第十二回	柳暗花明云端排雁阵 蛛丝马迹山外送琴声	513
第十三回	陋巷问残花凄凉夜话 高轩遇大户邂逅交期	567
第十四回	肝胆出风尘蛾眉脱劫 姻缘怀故剑侠骨盟心	607
第十五回	月来云破恩冤了一生 水断刀抽功罪疑千古	644
第十六回	飞鸟有高心狂风吹落 金牛无近目妙绪偷传	684
第十七回	得失幻须臾拾金不昧 去来成往事倚玉难期	724
第十八回	人面依稀旧曲翻新怨 花开造次小白间长红	753

第十九回	转绿回黄旧盟圆墓上 看朱成碧别调起琴边	800
第二十回	无风起絮历乱舞春烟 止水流花徘徊疑月影	842

下

第二十一回	薄情挥痛泪怨转成恩 至性幻痴心星恩替月	877
第二十二回	白发心孤殷勤寄怜女 红鸾星动宛转赋宜家	916
第二十三回	老妓脱风尘繁华一梦 新人投水月绮绪三生	941
第二十四回	空原是色明镜照鸳鸯 梦也能真锦衾收涕泪	973
第二十五回	黄衫义重一拜岂酬恩 白水风高万言难却聘	1027
第二十六回	烽火警良宵弦僵锦瑟 残雪思旧岫泪洒红丝	1042
第二十七回	重逢冤业得宝漫成歌 绝念音尘寻芳宁有意	1085
第二十八回	悔过知非佳人敦琴瑟 杀机肇祸君子远庖厨	1125
第二十九回	回首百年身天刑有赦 樱心终世恨尘梦难醒	1163
第三十回	无福鸳鸯天荒寻住迹 有情离别旧巷剩斜阳	1201

第二十一回

薄情挥痛泪怨转成恩 至性幻痴心星恩替月

话说璞玉遥望张宅门首，恐怕警予向对方走去，只可祷告上天保佑，务必叫他从这边走，接着又瞧那洋车向这边放着，心想车既向着这边，当然不会错了。但转想又怕他是由对面那边来的，包车停下，就未移动，到警予走时，车夫还得掉把。她这样忽喜忽惧的忐忑半晌，最后只得咬牙听天由命：现在且不必乱想，等警予出来，再看上天保佑不保佑吧。就望眼欲穿的瞧着，盼警予快出来。但又怕他出来，便到了紧急关头，希望稍等一会，容她苟安须臾。

过了不大工夫，张宅门外那个仆人居然走进去了，璞玉方念阿弥陀佛。哪知他进去没两分钟，又跑出来，高喊：“秘书长下来了！”璞玉在这边遥遥听见，只觉一颗心从腔里跃起，猛撞喉咙。跟着便见警予走出，柳塘在后相送。警予坐到车上，柳塘还跟他说话。车夫端起车把等待，璞玉心跳得好似开了机关枪，见柳塘身后还有两个仆人伺候，不由焦急，暗叫：你们积德，快进去吧，我好跟他说话呀！哪知正在这时，忽听身后不远之处，发出声响，璞玉只瞧住警予，不暇回顾。只见那车夫屡次举步欲行，听他们说话又停住了，最后可把话说完，车子

DJ94/06

眼看着向这边移动过来，璞玉全身都紧张到十万分，斜身伸颈瞪目张口，只等警予走近，便发声呼唤。

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身后走过一人，猛然把璞玉手臂拉住。璞玉吓得几乎喊出声来，通身战抖着。转脸一瞧看，因为这一面背着街灯光线，黑影中只看出是个身量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由蓬起的头发上，看出是个女子。正要问谁，那女子已开口低声叫道：“姐姐，你怎么在这儿站着？”璞玉这才听出是雪蓉声音，心中虽然惊异，却暗恨她来得不是时候，心里乱跳着，问了声：“你怎么这时候……”话未说完，只听耳旁一阵车轮脚步声响，璞玉暗地急红了眼，忙转身抢步，探头向外一看，只见警予的车已从门口过去，到了丈许之外。知道机会已经失去，急得流泪，恨得咬牙，几乎要晕过去。哪知雪蓉见她向外探头，竟很着急的用力向里拉她，口中叫道：“姐姐你进来，别叫他们看见，柳塘在门口呢。”璞玉头脑昏然，并没听清她的话，只是踉跄的随她向里奔去，也忘了关门。进到院中，才怔怔的问道：“你……你怎么这时候……猛孤丁的吓了我一跳！”说着神智稍清，心想我真是走死运了，好容易等着机会，怎就赶巧被她搅了，可算害苦了我。你这丫头，上哪里闯丧，偏在这时跑回来毁我。想要埋怨她一顿，但转想这是人家张家的房子，她是张家的人，任何时间都可以前来，我能说她什么。而且我的心事是背人的，倘然她问我黑夜里在门口作什么，我又将何言答对？想着就不开口，但心中仍恼恨非常，只得随她向里走。猛闻着一阵酒气，扑入鼻孔，随觉雪蓉的脸儿，凑到自己颊边，低声说道：“姐姐，幸亏你在门口站着，大门没关，要不然就急死我了！”璞玉听着茫然不解，就道：“你急什么，大门关着，你不会叫开？再说你也可以回家去呀。”雪蓉颤声道：

“你没见柳塘在门口立着么，我怎……”说着又改口道：“姐姐，老妈子都睡了么？”璞玉道：“谁知道睡没睡，你要叫她们么？”雪蓉连说：“别叫，别叫，……”说着已进到房中。

璞玉忍不住将含恨的眼光，向雪蓉瞧瞧。见她双颊绯红，皮肤也变得油润，把脂粉全蚀分了，星眼微饬，颇有醉意。不由想起方才所闻的酒气，同时忆到曾听女仆说她出门未归，心中忽有所悟，就问道：“你是上哪里去了？这时候还怎不回家，倒上这儿来。”雪蓉现出不好意思，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忸怩说道：“你瞧我这醉醺醺的样儿，怎么回家？从外面回来，就发了一道儿的愁。哪知走到将近你这门口儿，就瞧见我家门外柳塘站着送客。幸亏我眼快，赶紧叫车打住，自己下车，贴着墙溜过来。若容他拉到这门口，准得叫柳塘看见。”璞玉道：“你怕什么呢？在外面喝杯酒，他还至于说你。”雪蓉拉住璞玉道：“不是呀！姐姐，不知道我是打着回家看我娘病的旗号出门的么？看病怎么会喝酒呢？叫柳塘看见不得疑心。”璞玉望着她道：“那么你又为什么喝酒？哦，莫非你不是回家，上别处去了么？”雪蓉红着脸，只打岔道：“姐姐，你这儿有冷开水没有，没煮的凉水也成，给我解解酒。”璞玉道：“冷开水可没有，凉水怎能喝，万一闹肚子呢。哦，我这儿有你前天送来的水果，在外间条案上放着。”

雪蓉听了，连忙到外间把果盘端进来，拿起只桔子便吃。璞玉问她到底怎么回事，雪蓉犹犹疑疑，不肯实说，就编了一套谎话。幸而吃着东西，每逢说不下去的时候，就装作嘴嚼，缓开工夫想想。她说：“有一位旧时姐妹，在三年前便已出嫁，随丈夫到外省作事，如今忽然回来，想要跟我盘桓，我也很想见她。无奈恐怕柳塘不依，因为在当初嫁他的时候，曾说不许

娘家登门，不跟亲友来往。而且我永不出门，乍不生的出去，怕他疑心，只编瞎话说我娘病了，他总不得不叫我去看娘的病呀。哪知出去到那姐妹家里，她就不放我走，定要留我吃饭，又拚命灌酒。我太没酒量，吃两杯就上了脸，心里知道糟了，回家怎么见柳塘？可是又不能尽在外面呆着，只可赶回来，路上愁得没法。寻思半天，才想到上你这儿，先喝点凉水解解酒气，再回家去。哪知才转过街角，就看见柳塘送客出来，我吓得跳下车，暗溜进你们的大门。”

璞玉听着，心中暗想，雪蓉这孩子恐怕在外面有了说处了，不但形迹可疑，就是这套话，也满不挨边儿。我记得她跟我说过当初嫁柳塘的情形，本是爱好作亲，两相情愿，又不是从媒人手里买的妾小丫头，怎会有娘家不登门，亲友不来往的条款？柳塘也并非那种狠心无情的人，由素日待人宽厚上面，就可以看出来。至于雪蓉素日不常出门，她娘也不常上门，那只是她自己检点，并非柳塘刻薄。如今她来了要好姐妹，想去探望，我不信她不能对柳塘说，更不信柳塘会不叫她去，何致就逼得拿母亲的身体撒谎。而且就是撒了谎，她在外面喝杯酒，也不致这样惧怕柳塘。看来她是在外面作了亏心的事，自己情虚，才这样乱犯嘀咕。不过她会作什么事呢？想着忽地忆起前日的事，她曾不告而出，柳塘不放心，派人到她母家寻找，她并没在那里。但到她回来时，却说她母亲害病，托人接她，她恰在由家中到街南院中间路上遇见，也没得留话，就自去了。当然那也是谎话，而且驴唇不对马嘴。当然柳塘也看的出来，不过却没点破她，否则她今日必不敢照样再来一回。

璞玉想着，就明白雪蓉已经慌了心了，大约未必是看戏赌钱等外务，必是有了结识男子的外遇。若是外务，还不致于这

样不管不顾，必然是结识了男子。这样可太不好了，放着好日子不过，却要胡作非为，不只对不住柳塘，也怕要毁她自己。我跟她交好一场，她又待我有恩，我可不能看着不管，总得劝劝她。就开口问道：“妹妹，大娘的病好了么？”雪蓉抬头看看她道：“你怎糊涂了，我不是说跟柳塘撒谎，假说我娘害病，好去探望姐妹么？你怎没听明白，还说我娘有病？”璞玉道：“我说的不是今天，是前天。前天不是大娘也害病，你不也曾回去看么？”雪蓉怔了一怔才道：“前天么，前天她倒是真有病。”璞玉笑道：“她真有病么？也许，可是你并没回去看她。”雪蓉瞪着眼道：“什么……你说……你怎么知道？”璞玉向前凑了凑，握住她的玉臂道：“我怎么知道，我自然知道。而且不但我，知道的多着呢。我的好妹妹，你是怎么了，别有福不会享，自己找罪受呀！”雪蓉听着，猛然变了颜色，把手中桔子放下，拉住璞玉，且不问她所言出于何意，只钉着前天的事问道：“你说的是怎么句话，前日我没回家看病，是谁告诉你的？我明明去过。”璞玉道：“你还嘴强，跟我遮掩有什么用？不管你去过没去过，反正有人去找你，见你没在那里，你娘也好生生的没一点病。”雪蓉喘着气问道：“谁去找我？”璞玉道：“前天你出门，很晚还没回来，二爷派人去找的啊。”雪蓉失声叫道：“他派人到我娘家去找过！我怎……他怎没对我说？”璞玉见雪蓉惊得面色倏白，酒晕全消，更明白她心中有愧，就又说道：“我也不知细情，只是听老妈说的，你自己估量着吧。二爷也许不愿当面询问，给你难堪。要明白他是有身份有容忍的人啊！”雪蓉怔了半天，才摇头道：“这碴儿不对，怎么大家全知道了，会没一个跟我漏话。还有我娘，今儿怎么不对我说呢？”说着一转眼珠道：“哦，也许是小雏鸡闹的，她进门就尽自穷嚼，把人都给吵昏。跟着他

们俩就去了，我娘有话也不得说，必是这样。”说完低头想了一下，忽又抬头向璞玉道：“姐姐，咱俩可是老姐妹，跟亲的一样，这事……你不会骗我吧？”璞玉道：“我为什么骗你？实实在在，前天二爷派人去找过你，不信改天回去问大娘。”雪蓉道：“我不是不信，我是……咳！你告诉我，前天他什么时候派人去找我的？”璞玉道：“我听老妈说的时候，正在吃饭，那时派去的人早回来了，算起来派人找你必在天没黑以前，不过五六点。”雪蓉道：“糟了，那时我早从那里出来，正跟他们在花园呢。”璞玉插口问：“他们是谁？”雪蓉不答碴儿，只自说道：“我怎知道影儿呀，回来还跟柳塘说才从娘家出来，又给我娘造了些假病，简直弄了个满不对碴儿。”璞玉说道：“妹妹，你不用寻思，也不用纳闷，咱们姐妹一场，你对我还有救命之恩，我不能看着你作错事。妹妹，看你情形，这些日实在有点儿慌了心了，弄得驴唇不对马嘴，两头儿不见日头。我比你大两岁，见的事总多些，敢断定你是在外面有了不能说的的事了。要不然任有天大事情，不会这样情形。我不外行，这种事我经过作过。你想吧，当初我跟那死鬼丈夫过日子时候，虽然仗我养家，奔波劳碌，可是夫妻儿女，一处厮守，平平安安，欢欢乐乐，过得多么舒服啊。只为一时冤孽牵缠，我受警予情义感动，竟管不住自己。那也许不能怪我，论他不言不语的跟了我好几年，只当我是铁心，一天被他烘软一粒土珠大地方，这些时候也给烘化了。只为我一动心，就跟你现在一样立刻不管不顾了，自己不觉怎样，其实处处都是破绽。后来连没眼的都看出情形，气得离家走了。以后……我的事你都知道，不用细说，只想我遭的什么报应，受的什么罪过。自己上刀山下油锅，经遍了人世间的地狱，岌岌乎就丧了小命儿。其实我就死了，也是自作自受，一点不冤。到